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二十二

宋 吕本中 撰

襄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氏傳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
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
卒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
之大叔文子聞之曰令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
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
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

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

侯入

杜氏注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劉氏傳不與剽得兩君之名則其曰衛甯喜弒其君剽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弒焉

劉氏意林甯喜弒其君剽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此論之具臣者其位

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禄臨禍不死間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弑因巳而立後雖悔之不可長也里克趙盾甯喜之貶不亦宜乎曾不如公孫寧儀行父之猶有益於其君也又況商人陳乞之懷惡以濟逆者乎夫商人陳乞懷惡以濟逆與里克趙盾甯喜之事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别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

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武夷胡氏傳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絶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弑其君書何也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棊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

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私意邪范粲桓彛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武夷胡氏傳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

衞於處父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强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氏傳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會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

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穀作座）

左氏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曰棄平公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

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劉氏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武夷胡氏傳宋寺人伊戾為大子内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

小人欲結内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左氏傳晉人執甯喜北宫遺使女齊以先歸

陸氏纂例殺其君剽故也

劉氏傳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

氏云爾非伯討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左氏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

展說不御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公作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泰山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錯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

自宋之會諸侯曰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穀作專出奔晉

左氏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

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欲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終身不仕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

信者言君本使專與喜為約納君許以寵賂今反殺之獻公使專失信故稱弟見獻公之惡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甯喜弑君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剽之立不成其弑之名也甯喜納衛侯則衛侯曷為殺之喜也專衛侯也驕是以反其初言而殺之

高郵孫氏曰甯喜弑賊也弑剽而歸衎衛侯衎德喜

之迎以反國復用之為大夫未嘗奪其位喜既見執而歸衛侯乃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者然衛侯殺之不以其罪故書曰殺其大夫也晉里克弒卓子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亦曰殺其大夫也晉侯夷吾衛侯衎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春秋以其事同書之亦相類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壬戌楚公子黒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子木至自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晉楚

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武夷胡氏傳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

國諸侯南面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簒弑之
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
師鄭子産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
見伐吴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
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
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
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
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説誤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劉氏權衡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令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乎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氏傳二十有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

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

則無歸矣乃縊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内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冬十月慶封田於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涖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

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獄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泰山孫氏曰公朝楚者桓文既死夷狄日熾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氏傳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十二月

王人來告喪

杜氏注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左氏傳楚康王卒

武夷胡氏傳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

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

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呂氏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則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葢預專據左氏說經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氏傳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

親襚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秖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

公久在夷狄為臣子免録也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劉氏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公也未有言存公者其曰存公何公之在楚則殆乎不得反矣國非其國也公之在楚則曷為殆乎不得反國非其國

季武子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國人屬焉取卞以自

封使公冶告於楚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

之既得之矣公曰是疏我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
諸侯榮成伯强之乃歸故曰公在楚無魯之辭也
武夷胡氏傳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
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㑂其葬而不得歸内爲
强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
君也特於歳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
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
違顔咫尺食坐見於羮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

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

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泰山孫氏曰公留於楚者七月

庚午衞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左氏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

觀舟閽以刀弒之

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

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泰山孫氏曰閽門者不言盜者閽微於盜也不言殺

者明弑有漸也微者猶言弑吳子餘祭況大者乎則知為人君者雖一介不可慢也故曰閽弑吳子餘祭以惡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髙止宋華定衛世叔儀_{公作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_{公穀並有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氏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太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

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巳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武夷胡氏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時所為刺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

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於雅也

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絶而可見矣

襄陵許氏曰齊桓城邢城衛而諸侯歸心焉晉平城

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左氏傳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

吳子使札來聘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

公羊傳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

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

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弟兄迭為君

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

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

亡焉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

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氏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襄陵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何止則為大夫而放於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公作顔來聘

左氏傳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氏傳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無宋字

左氏傳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高郵孫氏曰伯姬之行葢婦人之伯夷也

武夷胡氏傳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

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

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

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

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王子瑕奔晉

左氏傳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

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
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穀梁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杜氏注稱弟以惡王殘骨肉不言出奔周無外
劉氏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此其為甚之
奈何儋括將作亂立佞夫佞夫弗知王誅儋括也
并殺佞夫非親親之道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穀無宋字）共姬

左氏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氏傳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

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三十年秋鄭伯有耆酒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
於子晳氏伯有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
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
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
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
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
曰殺有禮者禍莫大焉乃止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良霄汰侈者酒諸大夫皆惡之

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絶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絶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非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伊川先生解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所為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㣲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

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劉氏意林宋災故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子弑父二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

矣豈以姑息愛之哉

武夷胡氏傳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徧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

之也世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偏刺天下之諸侯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偏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先務之為急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是故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

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别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武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者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穀梁傳楚宫非正也

杜氏注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泰山孫氏曰非正也公朝楚好其宫歸而作之

呂氏曰不薨於路寢已非正也而又薨于楚宫若襄公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傳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

杜氏注不書葬未成君

泰山孫氏曰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武夷胡氏傳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别乎曰閔公内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

己亥仲孫羯卒

左氏傳己亥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左氏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

劉氏傳諸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伊川先生解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

武夷胡氏傳經以傳為案傳有乖謬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月既久寖

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書以證傳之繆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可也

春秋集解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春秋集解卷二十三
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舉人臣李克文

春秋集解卷二十三

宋 呂本中 撰

昭公名稠襄公子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公作酌宋向戌衛齊公作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公作軒虎許人曹人于虢公作漷穀作郭

左氏傳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杜氏注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晋先歃故欲從舊書加於牲上不歃血晋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劉氏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弟兄曷為不得以其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

尊尊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

趙武

三月取鄆_{公作}運

左氏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欲求貨於叔孫弗與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趙孟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伊川先生解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杜氏注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

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公羊傳秦無大夫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公作邾婁）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原）

左氏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為伍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穀梁傳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杜氏注大鹵大原晉陽縣

武夷胡氏傳大鹵大原也案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禹服之内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曰趨苟簡皆此等啟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襄陵許氏曰亂世逐爭奇變滋起兵車重遲寢廢兆

此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公穀並無輿字出奔吳

左氏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

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伊川先生解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

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

公子可立也莒展輿出奔吳為弑君者所立而以

國氏者罪諸侯也號之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

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莒氏曰密州以前歲十一月遇弒展輿順衆人之情而立立而不討賊其罪可知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公作運

左氏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杜氏注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疆田而有帥師者皆有難也城

亦同此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之類

葬邾公作邾婁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公榖作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氏傳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葬王於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

之子圍為長杜氏注不以篡弑赴諸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辭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緆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於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

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弒或不弒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鄭敖實弒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於申與會者凡十

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䢼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簒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簒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

蘇氏曰君弑畏偪而出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氏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

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

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去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

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於徐吾氏徐吾氏歸於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黒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産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云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

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劉氏意林道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為之卑服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焉譬之鄭衛之處乎蒙珠玉而過中山之盜也滋益恭而滋益侵耳吾以此觀之為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

矣數猶數數也進之不以禮節者謂之數莊子曰彼於致福未數數然左氏傳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皆謂進不以禮

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是也惟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

武夷胡氏傳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絶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襄陵許氏曰春秋卒葬諸侯有小大之體有襃貶之義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情無非教也

秋小邾子來朝公作小邾婁子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

曹滕二邾實不忘吾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

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

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罪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

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也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

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作雪

武夷胡氏傳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李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閒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氷之失夫山谷之氷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

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公作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氏傳正月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

司馬侯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
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
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夏諸侯
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
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
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
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

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戍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

伊川先生解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彊為霸者之

事

泰山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此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者楚子大合諸侯於此也楚子得以大合諸侯於此者桓文既歿中國不振喪亂日甚幅裂橫潰制在吳楚故也故自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吳楚迭制之至于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云再出尋復叛去

事無所救不足道也

高郵孫氏曰淮夷之不殊會之者蓋殊會之法施於中國會外裔也晉中國吳外裔也于柤于向是以殊之楚外裔淮夷亦外裔也以外裔會外裔又何殊乎

武夷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外也具意也何楚虔弒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

於鄢城竟莫校畏其彊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深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於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勿為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内

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不義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之得列于中國也

呂氏曰自襄公三年雞澤之會諸侯同盟矣而叔孫

豹始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獨大夫盟諸侯不與也至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大夫自會爾諸侯不往也此歲會于申諸侯始復會而楚子主之淮夷與焉天下之事可知矣

楚人執徐子

左氏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公穀作厲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

諸侯滅頼頼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遷頼於鄢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劉氏權衡曰遂滅頼左氏曰頼子面縛銜璧非也經所謂滅者固謂君死其位者矣既曰死其位尚能面縛乎

公羊傳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

杜氏注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頼國義陽隨縣

蘇氏曰申之諸侯有不與伐吳者故復序

九月取鄫穀作繒

左氏傳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

鄫叛而來

杜氏注鄫莒邑

劉氏傳其言取之何取附庸之辭也鄫國也曷為謂

之附庸莒已滅之矣為附庸乎莒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氏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

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叔孫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牛勿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

相之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適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傳四年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杜氏曰季孫不欲親其議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

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陸氏纂例識作舍自已也詳見桓公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

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襄陵許氏曰叔孫豹卒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弒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襄陵許氏曰春秋刑案見惡惡以疑罪殺人簡易之道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弗能取也有子家覊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傳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公羊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

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杜氏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武夷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冊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

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呂氏曰牟婁牟夷之私邑防茲則他邑也故言及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公作濆穀作賁

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

陳也

杜氏注蚡泉魯地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左氏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吴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吴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吴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吴

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武夷胡氏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怙亂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以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

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襃貶義安在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氏傳杞文公卒

葬秦景公

左氏傳大夫如秦葬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杜氏注云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

比合比奔衛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

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
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
絶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
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
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
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薳罷公作頤帥師伐吳

左氏傳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代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

寢疆

冬叔弓如楚

左氏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曰

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

戊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甕玉櫝斝耳

不克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以外及内曰暨

陸氏徵吉淳聞於師曰爾雅云暨及也又曰暨不及

也今據實言之乃是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

魯齊平又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外及

內且非魯之志也

泰山孫氏曰暨不得已也齊來求平不得已而從之

故曰暨且明非魯志也

高郵孫氏曰左氏以為暨齊平者燕也案去年齊侯

伐燕左氏見其間無異事故云爾不知外國平書

宋人及楚人平是也又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

五年齊伐我北鄙齊魯之好遂絕至是和平之後

叔孫婼如齊涖盟足明齊魯為此平也

武夷胡氏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彊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求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薳啓彊來

召公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公作舍後同如齊莅公穀作涖盟

穀梁傳莅位也内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

辭謂之來

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氏傳秋八月衛襄公卒

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氏傳十一月季武子卒

襄陵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改革公室唯己所利取鄟瀆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為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此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劉氏權衡曰穀梁曰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云

云此閒之非也鄭曰陳公子者乃其常稱耳

陸氏纂例齊商人殺舍舍亦兄之子而不言弟者齊昭公已卒則商人無兄故殺君之罪重於兄子故從重者也大子輕於君故於陳招書弟以明其重也詳見桓十二年

常山劉氏曰夏四月陳侯溺卒則是陳侯既病可知矣招乘閒殺君之嗣志欲取其國爾蓋不特骨肉相殘也

武夷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

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叔弓如晉

左氏傳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杜氏注賀宫成

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構彫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者也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滋甚則安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勿慮圖唯宫室之崇

以為安榮乎公其可謂志庳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氏傳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三者皆宜見討唯干徵師無罪故稱陳行人以別之也

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呂氏曰楚既殺干徵師公子留即出奔未成乎為君也故不曰子

秋蒐于紅

左氏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

穀梁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杜氏注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為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専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劉氏意林姦臣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為非禮而動民也蒐于紅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易地理矣吾見其悖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

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死豈不哀哉呂氏曰無事而動衆且時失也劉原父以為姦臣將蔽其君而奪之未嘗不先為非禮而動民如此之類皆求之太過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氏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姦慝也夫子以招推罪於過故獨書招殺大子也不書招殺過過之罪自當死宜為國討也

襄陵許氏曰過與殺世子者也不書過殺世子招首

惡也招首惡則曷為與其討不與其討是以歸之

衆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奐公作瑗

左氏傳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杜氏注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穀梁傳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

惡楚子也

杜氏注復稱公子兄巳卒殺陳孔奐招之黨楚殺之

泰山孫氏曰陳公子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

之陳孔奐無罪之人也楚子殺之吁楚靈暴虐無

道滅人之國又為淫刑也如此

葬陳哀公

左氏傳輿嬖袁克殺馬毁玉以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

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而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非會禮也故志我焉

許遷于夷

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夏四月陳災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穀梁傳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陸氏辨疑趙子曰公穀作火左氏作災案前後未有

書外火者小事若一一書之固不勝紀諸侯亦當不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唯宣榭火以樂器之所在書之以示周之所司無人示譏耳此不同具例也故當依左氏為災

武夷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已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於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

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期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爾仲尼作經存而勿革者蓋興滅國繼絶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

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氏注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

冬築郎囿

襄陵許氏曰公内制於彊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勿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

春秋集解卷二十三